

美意延年——程澄画兔

□海飞

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童年注定会遇见的“冠生园”月饼盒,嫦娥和玉兔在铁盒之上,宁静祥和。中国神话的美,像一根幼时的藤蔓,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多年以后,遇见程澄画兔,跃然纸上的是平和之气,祥瑞之意,以及画中透出的宁静。仿佛世界就此静默。

程澄画各种生肖,包括这次画的卯兔,是约定俗成的一件事,在吉气的新岁来临之前,如同她之前画虎,画牛,画一切即将迎面而来的生肖。她画得安静,从容,认真,本身也是一种静默。我们热闹喧嚣的尘世,有时候需要的也许就是一种静默。静默是美好的一个词,静默没有欲望,静默远离了烟火的气息,静默让世界平静,静默让所有的美意,在无声中绵延。如同一朵花无声开放,如同一只兔静伏在你身边,如同你仰面躺在山顶看一朵云无声地飘过。

程澄的卯兔作品,让我看到了盛大的花朵下的蛰伏的兔子,仿佛礼佛般地花朵深情凝望。看到了果篮之下的兔子,果篮中有我钟爱的莲蓬,有我觉得清吉的藕,有鲜桃有佛手,有呼之欲出的石榴,当然也有你画面上看不到但却感受得到的清风。其中有一幅画面中,有如意,有兔子图案的花瓶。有吉庆之时不可或缺炮仗,有闪亮的金钱树。还有一幅,富贵之气的花开得恣意而招摇,画面中能感受到连绵的香芬。还有一幅,有如意宝瓶,有对一只蝴蝶和石榴的凝望。这些画的构成,有极为和谐与细致的搭配,看似不经意却浑然天成。比如丹柿,比如灵禽,比如嫦娥,比如祥云,凡此种种,皆为祥瑞。作品有葫芦状的画心。而细细勾勒的工笔与色彩的运用,跳跃、灵动、鲜明,瑞兔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从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性格温良的兔子,窥见良善与和气这一画面溢出来的主题。这些与新鲜的植物和清新的空气为伴的生灵,是我们尘世间不可多得的良好。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自古至今,皆有画兔之高手。比如北宋的崔白,所绘《双喜图》;比如宋朝龚吉的《三兔图》;比如明朝张路的《苍鹰逐兔图》和陶成的《蟾宫玉兔图》;清朝也有沈铨、蒋溥、华岳、冷枚等人画兔;甚或白石老人,画就了《丹桂双兔》……如此种种,玉兔的形象也就此如同神话一般绵延。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个性,所有的兔子都有自己的神韵。程澄也一样,她笔下的兔子的形态是逼真的,具有灵性的,神态是传神的,各有千秋的。连眼角与胡须,连额头与绒毛,连爪子与尾巴,都是生动的。所有的这些创造,来自于时间的沉淀,光阴的积累。

由此我相信,程澄是一个在光阴里走得很慢的人,是一个生活在车水马龙与电光石火夹缝中的一个人。如此专注地在色彩与纸张中,驰骋她的一个长梦。她选自己的意愿生活与绘画,除了她想画的佛像与人物,除了年年生肖,岁岁生灵,就剩下她的散淡心性了。而惟有她笔下的瑞兔,在新岁来临以前,已经抵达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繁华都市中,在这成人世界里,让我们对这种温良的生灵抱有希望,希望她突然之间,如一道光一般纵身在我们的钢筋水泥丛林跃过,在霓虹灯下成为一闪而过的动画片。

(作者系小说家、编剧)

变相怪捷

——读作家丁捷的绘画

□邢健



几年前我为作家丁捷先生画像的时候,隐约中发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时而傲气时而忧郁、时而倔强时而软弱的游移。作为他的老朋友,这种眼神让我熟悉又陌生,并心疼他,也多了几分敬意。事后,结合平时对其文学作品的阅历,我判断这其实是一种“壮志未酬”的游移。最近在他的画展上集中观摩了他的线描作品,终于又从他的“画家新身份”中找到一个新的答案,这些画作呈现出积蓄多年的思想、情感和才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更新特质的丁捷。

首先映入眼帘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了“矛盾”,所有的焦虑和困境、坦荡与抗争以及不知名的情绪,高度纠缠于一体。它有着勾人的魔力,似乎竭力想让人们知道他在看什么;但它又的确语焉不详,把真的灵魂躲藏在似是而非之间。在没有了那些所谓的关键词以后,它比文字更抽象,更意味深长。与此同时,当我们贴近画面,与它的细节越来越远的时候,便一下子掉入童年的魔阵。它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新鲜而抽象的世界,这里线性的人物和场景,被万花筒放大出奇效果,使我们如身临其境于诗性的幻觉。它让我们心旌摇曳,从感官深处激发出强大的能量。如果我们继续在他的画境空间穿梭的话,它会让我们迷失。可以用来指示路径的文字牌,变得渺小而模糊,眼前出现的是无常、无尽的远方。我们会沉溺于这种虚构的状态,自然而又自我。如果文字牌上只能看清一个字,那就是——梦。

丁捷画作中塑造的形象,性向模糊。比如他爱画的美人鱼,非男非女,或雌雄同体。但他能让你忘掉性向,剔除一切世俗经验审美,剩下高尚丽质。他笔下的形象陌生而又勾人心魂。她们令人兴奋,而又使人害羞。每当我的目光进入这些形象,作为一名从事绘画几十年的画者,我就不得不拽住自己的天马行空,探究一番,这个画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作过程,为什么绘画能这样做,又为什么这种陌生的呈现会产生神奇的视觉体验。当我在思索中撤出再回到画面时,我分明发现,其中的形象在移动,我再次深陷其中,不由自主地被牵着走。这些形象让人恍惚。

同时,出于美术教育者的本能,我对技术的好奇顽固存在。在跟丁捷交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拐到技术话题上来。得知他写作和绘画都不打草稿,只要灵感一现,他就进入创作,信马由缰,信笔游荡,写到哪里是哪里,画到什么是什么,手边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他的写作,各种题材、各类体裁都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都出过精彩之作;他的绘画也是五花八门,素描、水墨和油画,黑白、彩色都有尝试。我个人偏爱他的线画——可“线画”不过是我临时借用的一个概念,线画又是什么画呢?这个概念能命名丁捷的这类作品吗?恐怕勉为其难。所谓技术,在他身上实在是一款手合一的“软件”,绝对不是大多数人钉铆在身的那种装备。

丁捷的绘画刻画了一种既发自内心、又来自教理性的冲突,自然而又自在,我们在其中能找到体现我们这个年代熟悉又陌生的泛滥物象与压抑精神。这些只可意会不能言说。这既让人着迷,又让人感到不适;既让人亢奋,又让人感到厌恶。他的笔法技术大胆、莽撞而又工于心计,线条里隐藏着机关与暗算,在随意的幌子下,做着十分精巧的编织。所以看起来,画面气象明快而又周密,气息粗粝而又细腻,传达的语言与勾画的外观相得益彰。抽象的抒情与具象的细节,如此巧妙的共存,贴合人性本能与概念。我们真的无法用文字给他一个定义。简而言之,他用最单一的颜色、最简单的工具,传达出几种相互矛盾的信念的能量。毫不夸张地说,丁捷是一位超级聪明过人、灵性十足的画家,他以文学界“白马”的身份踏进艺术界,成为一匹惊艳的“黑马”。如他的签名,他真是一位“变相怪捷”!

我觉得丁捷的作品具有全新的“现代性”,甚至可以逼迫我们改写“现代性”的概念。他很可能为我们这个消耗了过多感性、又拙于构建成熟理性的时代,重新创造一份艺术的辉煌。让我们惭愧也欣慰的是,这样一份辉煌,偏偏由一位非美术专业出身的作家来创造,这大概既是技术主义哄抬的时代缺失的一份反映,也是中国人画精神历史回归与光大的鲜活个案。

(作者系油画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作家水墨



近20年,学者们纷纷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相互接续,建构起完整的书法教育史。对书法教育历史的梳理,不仅满足了书法史论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为认识当代书法教育功能提供了镜鉴意义。

书法教育是当代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基于国家意志的人才培养,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首要功能,也是当代书法教育的价值所在。古代小学阶段,书法教育的目标是汉字识读能力的培养和规范书写习惯的养成。备考科举阶段,则要求书生大量临习王羲之、颜真卿、虞世南、欧阳询、沈度等规矩、端庄、雅致的楷书,达到“端楷有体”且能够快速书写的目标。在古代,借书法展现个人性情并非普通学子书法教育的目标,而多是王公贵族的闲暇爱好,抑或是步入仕途后的个人追求。古代书法教育强调“端楷有体”的规范书写、倡导端正中和的审美学风,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凝练表达,更借此潜移默化完成了人格的教化。

放眼当下,虽然书写方式渐渐发生了变化,经由键盘输入带来的“换笔”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书写的日常实用功能,但书法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成风化人的功能却得到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在一系列官方政策的推动下,书法教学的开展被纳入语文课程中。最新出台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明确规定,每周语文课中,要有一个课时上书法课,并在各学段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根本上推动了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语文新课标将书法与汉字教育、素质培养紧密结合,关注书写能力与审美能力、思维能力共同提升。其中,小学低学段重视良好书写习惯的建立,将良好书写习惯视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小学全阶段强调书写规范通行的书法,为提升书写能力、塑造规矩意识、引导品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不同学段强调书法形体美的领会,为学生感知中国传统美学奠定基础;高年级



“书法进校园”现场

阶段要求临摹、欣赏名家书法,从而使学生文化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全过程、全方位的书法教育,以无声的书写方式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使其滋养着每个学子的精神世界,为当代书法人才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书法教育是当代文化审美建构的有力抓手。古代书法教育是古代文化审美建构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古代书法不仅依托其实用性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与此同时,由统治者意志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文化审美理念和风格,也蕴含在书法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中,经由读书人传递给天下百姓,在百姓、文人、艺术家的共同参与和推动下蔚然成风。

当代书法教育同样是国家主流价值观和审美文化建构的有力抓手。一方面,当代书法教育贯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面向全体国民,在培养规范书写能力的同时,将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的传统审美精神根植于每个青少年心中,在了解、感受、体验、实践的基础上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经由“学校—学生—家庭—社会”的路径,进一步激发民众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形

当代书法教育功能小识

□法苏恬

成。另一方面,随着书法艺术性的凸显和大众文化诉求的激增,越来越多人将学习书法视为闲适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将学习书法视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书法教育带来的全新生活美学体验,逐渐超出了书写本身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表达。基于生活美学的书法教育,正在扬弃“书法教育是技能教育”的偏见,逐渐泛化于人民生活的艺术展览、空间装饰、生活休闲等各个方面,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并带动更广泛的大众群体参与到当代文化审美的建构中来。

书法教育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书法教育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书法国际教育依托于汉字文化,在过去几千年的传播中,多集中于汉字文化圈,如古代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具有附着性、单向性、全民性。附着性是指其附着于汉字和汉文化传播;单向性是指书法文化的交流学习,是由中国向外国的单向输出;全民性体现在传入国家举国上下形成“接受”“追捧”书法文化的局面。

当代书法国际教育的状况已与古代大不相同。随着日本、朝鲜等国家本国文字语言体系和文化的发展,汉字和书法已不再是这些国家自上而下、全民学习的内容,古代书法教育的附着性和全民性有所减弱。单一性则随着文明互鉴的深入而改变,呈现多向交流的趋势。

当代书法国际教育,首先依托于传统教育机构开展,以汉字语言的学习为基础,进行系统书法教育。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中文书法教学机构,书法教学往往以汉字的形、音、义学习为基础,以



徐冰作品《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教科书与描红本

篆、隶、草、真、行书书写与鉴赏为主要内容。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授课方式是外国友人深入、系统学习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途径,但也应认识到这种学习方式具有较高学习门槛和学习难度。相较于传统书法教学方式,展厅和文化交流中的书法艺术鉴赏和书写实践体验活动等,进一步打开了书法教学的思路。对于外国友人而言,在无法进行汉字识读的前提下进行书法鉴赏,虽然很难领会诗句意象、意蕴,但对于笔墨的浓淡干湿、线条的枯润燥、笔形的方圆平侧、形状的收放正欹等形

式美的感受则更加直观、浓烈。

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既是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也不失为书法国际教育的新尝试。展厅内,徐冰布置出一个用具齐备的书法教室,并且提供了《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教科书、《英文方块字教学》录影带及描红练习本。而这些英文方块字是将汉字、书法和英文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字”。这些“文字”由横、竖、撇、捺、点、折等笔画构成英文字母,然后再将英文字母按照汉字结构排列方式组合成方块字形,这些方块字形看似是汉字,但实际上是英文单词,故名英文方块字。这些英文方块字还可以按照书法的章法组合成作品。外国友人在展览教室中进行书写体验,在了解“语义”的基础上感受到书法的笔墨之美。这种基于文化融合和实践体验式的书法教学,解构了汉字的“形音义”,以汉字的“形”与英文的“义”、书法的“美”相结合,在中国书法与英语阅读者之间搭建起有力桥梁,是一次中国书法文化国际传播的有益探索: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从英文方块字中感受到中国书法“笔墨线条、神采气韵”之美,体会到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的理念;另一方面,也鼓励当代书法教育者不断革新、突破自我。

进入新时代,国家先后颁布的多份重要文件中都对书法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予以明确指示。特别是今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书法和艺术并列为一二级学科,这既体现了国家对书法学科的重视与支持,同时也为书法教育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要为中小学书法教育提供智力支持和方向引领,助力中小学书法教育完善课程体系、提升教法研究、培养师资力量;另一方面,高等书法教育也要不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体系、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为培养优秀文艺工作者、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